

★ 林距离

新技术将大大释放艺术创造力

◆ 林明杰

想了解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人,去意大利一定会去佛罗伦萨,但很少有旅游者去阿西西。阿西西位于佩鲁贾,是建在山上的一座中世纪古镇。那里有一座大名鼎鼎的教堂——圣弗朗西斯科教堂(也译作“圣方济各教堂”)。它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就是这座教堂斑驳的壁画,激发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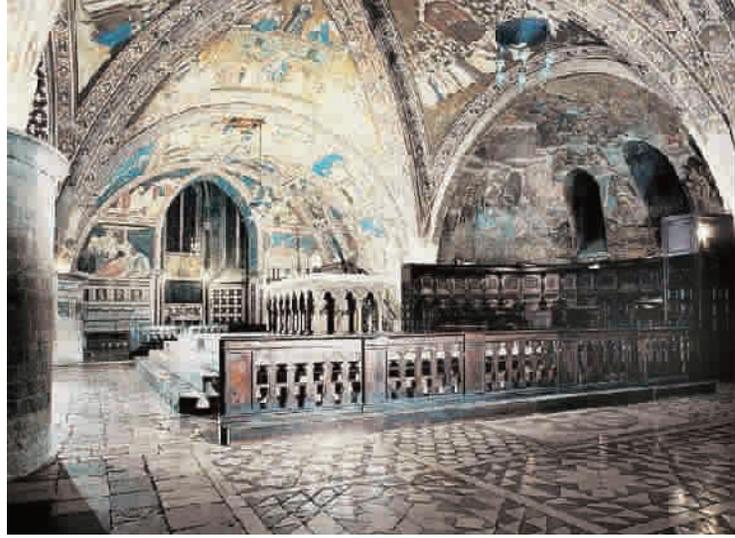
这些13世纪的壁画出自意大利文艺复兴先驱及“欧洲绘画之父”乔托·迪邦多内之手。他的画第一次把神画得亲近了人,把人画得栩栩如生,不再像拜占庭宗教绘画那么僵硬森严。乔托的这些带着人性温暖的绘画作品成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分水岭。

被恩格斯称为“这是一次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从人文主义关怀入手,倡导个性解放,巨大地激发了人的创造力,改变了人类文明格局。所以说,艺术并不仅仅是风花雪月的余事,它和科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双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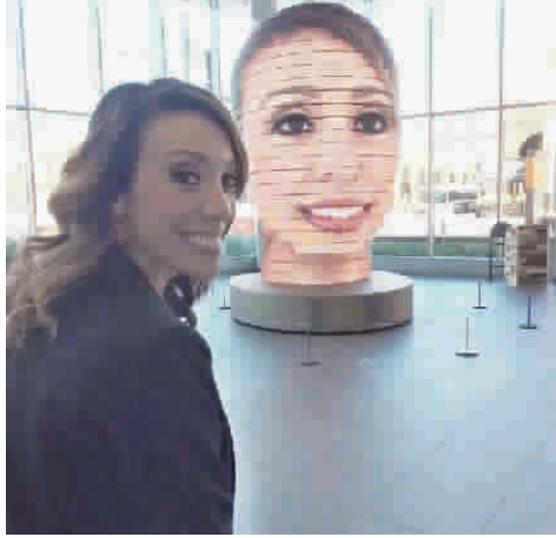
人类的艺术发展到今天,已是天翻地覆。就算乔托再世,恐怕也看不懂了。但探讨这个话题很容易被理解偏颇。因为当今的艺术如果乔托都能看懂,那这样的艺术就没有意义了。这就像是今天的数学,阿基米德如果都看得懂,那也没意思了一样。

不过艺术如果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也是荒诞的,那就是只求小圈子的自我认可,而不顾公众的需求。甚至某些艺术家和理论家以被看得懂为耻、看不懂为荣。当然,如果作为艺术家个人,有让人“看不懂”的权利。即使作为一种手段故意如此,也能理解。但作为一种艺术氛围和学术语境都倾向于此时,就值得商榷了。

在当今某些艺术权威眼里,谈艺术的人文关怀已经过时。但是,艺术如果不是人性的



■ 圣弗朗西斯科教堂中乔托所画壁画拱顶



■ 一个观众与变成自己头像的雕塑合影

抒发,还能是什么呢?艺术如果连人都不关怀,还能关怀什么呢?

从文艺复兴至今,人类艺术逐步从小众权贵服务进步到为大众服务乃至大众共同参与。说到为大众服务,又容易有一个误解,这并不意味着大众可以左右艺术家的创作,艺术自由、学术自由仍然是艺术繁荣必不可缺的保障。但是大众有选择艺术家以及艺术作品的自由。

甚至,新的科技手段,将使得大众拥有更多表达自己艺术主张和想法的自由。最近,美国马修·莫尔工作室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议会中心安放了一座4.3米高、由85万盏LED灯构成的3D可变头像雕塑。作品名为《我们

是》。观众可以走进雕塑背后的自拍室内,29个摄像头会拍出你头部的所有角度。你选定自己满意的影像后输入,那件巨型雕塑就会呈现出你的头像来。

或许我们的艺术圈并不把马修·莫尔视为艺术家,只把这件作品视为新技术的玩意儿。但不要小瞧了这件作品,它可能预示着新技术时代艺术格局的一种改变趋势。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梦想,每个人心里可能也都有自己美好的景象,但大多数人缺乏表达的技术。西方现当代艺术发展至今,某种角度来看,是艺术表达手段与人类想象力磨合阶段。想象力的大爆发与技术手段的捉襟见肘,于是产生了各种千奇百怪、鱼龙混杂的形式。智能技

术时代将令人类表达艺术想象力的技术手段大大提升,有可能让每个人的心中的艺术想象力都能表达出来。这将是人类创造力的一次释放。博伊斯“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口号将会成为现实。另外我们会看到,当每个过路人都能在马修的雕塑中呈现自己的头像时,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被公众围观的待遇,而这种待遇过去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拥有。

当今,我们需要再次认识艺术对人的关怀,对社会的关怀,对世界的关怀。艺术正在与公众,与每个人贴得更近。意大利文艺复兴虽然过去了数百年,但艺术对人的关怀,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正在进入更加全面的普惠时代。

★ 点春堂

戏剧人物画不是劣质水墨避难所

◆ 谢春彦

当下戏剧南北一片繁荣,南北的戏剧人物画也仿佛繁荣一片,好多好多靠中国水墨弄名弄利的同行们都挤破门似地大玩着水墨戏剧人物画,只令人痛惜的是,在这熙熙攘攘的队伍中,优孟衣冠天下秀,建安风骨海京疏,可叹能真正入得门的又有几许!

戏剧人物画好吗?恐怕是亦易亦难,看似大易实则入门即难,精之则益难耳。回望现代艺术现代绘画,自“五四”滥觞以降,随着皮黄或退或进,或衰或盛的变局,水墨戏剧人物画或滋长前趋奋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渐露出如关良、林风眠、叶浅予这样风致新颖新美的中国戏剧人物画,开出新面,影响渐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又有韩羽、高马得诸兄登台展艺继之,让人看到了新

的希望和可能。近一二十年来,新世纪开局,后继者成军成阵不可谓不火热朝天,然若认真地看去,却也是门内里拥挤着的未必真的人入门。

我国传统戏剧当以皮簧、昆曲为主力大局,形式上的夸张变形,尤其大别于西洋戏剧的写意性,乃予水墨写意戏剧人物画创制提供了一个无限开阔宽博自由的天地。此其高级并足可以发展的天然前提也,却也尺度高难度大,未易轻取者也!当前的状况是,虽有工笔或偏向工致者流,却是冷落至稀少难寻也,主流是写意手法,路数绝大多数是沿关良先生开创探索的夸饰亦略取西洋东洋温柔表现主义风格趋步随行。多少年来,除仙去的高马得先生以江南灵秀飞动的笔致,抒写舞台故事外,韩羽则是坚持至今的老将,

他以民间的表象,引入耕读士人情怀并明清写意传统甚而吞吐西人后表现主义因子,从良公套子中走出而别开生面;余者,吾未得多见有大调复出己面的角色也。偌大的中国,偌大的舞台,偌大的队伍,偌大的可能性如此现状,怎不令人忧心失意呢!近时,济南府好事人好戏人徐国卫君极意外地搜得老舍先生六十年前手写旧京剧梗概六十八通,以四五年之力,遍求南北画家作戏曲水墨画附之,名之“老舍点戏”,用心用力大矣,然在趁此检阅当今中国戏剧人物画大局时,还是令人亦喜亦忧也。包括我自己的拙劣之作在内,实际上戏剧人物画创作的不容乐观自许际,这个画科却仿佛成了吾人偷懒和自乐自愚自得的避难所了!因为识大局明大意怀大志者,必不

至于糊涂地满足和骄傲。大的关碍不谈,仅变形、夸张之术之道,多数弄之依之者,作品明显地证明着并没有步入殿堂门槛和探得骊珠也,与良公相较只是退步或堕入恶俗和幼稚以及邪途耳,最明彰者,大部分画家作者连字也跌入歪道,遑论乎写出足可以和戏画及本人风格相亲相协的题字!鲁迅先生云,油腔滑调和天真活泼只隔着一层薄纸,戏画岂能儿戏胡涂乱抹呢!中国画当然包括戏画,尤其写意者,若无书法的骨子底子能画得好十分特别十分分美的中国画吗,戏骨何依!

画好戏画的前提是看懂戏知戏熟戏,对大别于西方以写实为主要戏剧叙事铺排手段的中国传统戏曲表演,若无最基本最本质的认知和了解、体味,是绝对难以成事的。

昔年,我陪关良先生看戏,一回是高盛麟的“挑滑车”,良公说这折戏他数十年来看过几十遍,不谓不熟,可是老人家依然如小儿初观打戏般兴致盎然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一招一式,手中捏紧铅笔握住速写本子,却并不轻易下笔。及戏罢,我陪他至后台慰问汗涔涔的高老板,其言殷殷,令人动容。我翻看他的本子,却只有几个寸许的小人儿,仿佛极简,只有他自己才明白是啥子。我无言。过数日再去看他,却见数幅武生神勇于素纸,此高耶?彼高耶?良公耶?几几不能分矣!念及他之贵妃、白素贞以及明皇、鲁智深、关二爷等,是如此被他变化于笔端,若不烂熟于心,再行万变,引领戏画风骚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说良公的妙笔乃是对戏以及角色大熟大知的基础上之大化,而未尝有戏盲而得神似神全者!

次说风格问题,亦绝非如前人所病吴小仙之恶札者。画戏重在塑造人物,再现只是初级阶段,若无全面修养,新鲜和好风格也是出不来的。关良的神拙天趣;林风眠之重铸诗情画意,中西合流中掘出奇韵;叶浅予的准确刚健,化演员、角色、画家于一色一体,皆非一日之功。眼下大多唐突荒率,离戏离角假以拙趣童趣,若薛蟠作诗,把风格陷于应有的格调、品格之外,只能算作胡闹而已。戏画小道者耶?然画好画精却大非易举,此中当大有文章可做,大有长路可走,亦应大有气力可使。魂兮归来关、林、叶……

此或可云为传统文化承继创新中未可不察之一面耳,行之者当慎之!

Holly's | 华艺国际

华艺国际2017秋拍精品巡展 上海站

2017.11.02-03 上海延安饭店二楼兴会厅
垂询电话: 86-021-62888629

华艺国际2017秋季拍卖会
拍卖门类: 中国书画、当代艺术、瓷器、玉器、工艺品、珠宝钟表、极品名表、养生滋补、陈香茶韵

预展: 2017.11.22-24
拍卖: 2017.11.24-25
地点: 广州琶洲南丰国际会展中心二楼
精品巡展或地址: 2017.11.09-10 (福田香格里拉酒店)

扫码关注微信



■ 关良《苏三起解》